



[西] 塞万提斯 著
傅东华 译

时代图典



多雷插图本

MIQUEL DE CERVANTES + DORÉ

堂吉诃德

第二部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J.提斯
译
著

Distance Dore
多雷插图本

堂吉河德

第一部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PARTE II

第
二
部

目录

给读者的序言 / 001

第一章

叙述神父、理发师和堂吉诃德关于他的疾病的谈话 / 005

第二章

叙述桑乔·潘萨跟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和管家之间一场著名的争吵以及其他有趣的事情 / 012

第三章

叙述堂吉诃德、桑乔·潘萨和参孙·卡拉斯科之间的有趣谈话 / 016

第四章

讲到桑乔·潘萨回答参孙·卡拉斯科学士的疑问以及其他值得知道和叙述的事情 / 021

第五章

关于桑乔·潘萨和他的老婆德利撒·潘萨之间的一番贤明而且有趣的谈话 / 025

第六章

关于堂吉诃德和他的外甥女及管家之间的事情 / 029

第七章

关于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之间的谈话，兼及其他最最著名的事情 / 032

第八章

叙述堂吉诃德在他去探访他的情人达辛尼亚·台尔·托波索途中遭遇到的事 / 036

第九章

叙述这一章里可以看到的事情 / 041

第十章

叙述桑乔对达辛尼亚夫人施行魔法所用的狡计，兼及其他一些既真实而又可笑的事情 / 044

第十一章

关于英勇的堂吉诃德遭遇死神议会之车的一场奇异的冒险 / 050

第十二章

关于英勇的堂吉诃德跟勇敢的镜子骑士的一场奇异的冒险 / 055

第十三章

续叙林间骑士的冒险，兼及两位侍从之间的聪慧，新鲜而有趣的谈话 / 060

第十四章

续叙林间骑士的冒险 / 064

第十五章

讲明镜子骑士和他的侍从是何等样人 / 071

第十六章

关于堂吉诃德跟拉·曼却一个聪明绅士的事情 / 073

第十七章

叙述堂吉诃德那种未之前闻的勇气所达到的终极点和最高点，兼及狮子冒险的可喜结局 / 078

第十八章

叙述堂吉诃德在绿衣骑士的城堡或家宅里遭遇的事，兼及其他的奇闻 / 085

第十九章

叙述多情牧人的冒险兼及其他一些真正有趣的意外事 / 092

第二十章

叙述财主卡马科的婚礼和穷人巴雪罗的冒险 / 096

第二十一章

续叙卡马科结婚的历史兼及其他有趣的事情 / 106

第二十二章

叙述拉·曼却中心蒙退细诺斯洞的大冒险以及英勇的堂吉诃德所获得的可喜结局 / 112

第二十三章

举世无双的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叙述他在蒙退细诺斯深洞里见到的奇事，那种难能可贵的情形使得这一次的冒险事迹被人认为伪造 / 120

第二十四章

叙述许多毫不相干的事情，却为准确了解这部伟大历史所不可缺少 / 128

第二十五章

开始叙述驴鸣的冒险，兼及木偶戏人的巧遇和先知猴子的重要预言 / 132

第二十六章

关于木偶的有趣冒险，兼及其他一些的确很好的事情 / 138

第二十七章

叙述彼得罗师傅和他那只猴子的来历，兼及堂吉诃德的驴鸣冒险不能如愿以偿的情形 / 144

第二十八章

这里叙述的事情，据本·因基里说，谁读到它谁就会知道，如果他是留心读的话 / 149

第二十九章

关于一条着魔小船的冒险 / 152

第三十章

关于堂吉诃德遇到一个美貌女猎人的事 / 157

第三十一章

讲到许许多多的大事情 / 161

第三十二章

关于堂吉诃德给那谴责他的人的答复，兼及其他有庄有谐的事情 / 167

第三十三章

关于公爵夫人和她的侍女们跟桑乔·潘萨之间值得一读而加注意的一番有趣的谈话 / 174

第三十四章

叙述给达辛尼亚·台尔·托波索解除魔法的方法，这是这本书里最著名的冒险之一 / 179

第三十五章

继续叙述教导堂吉诃德给达辛尼亚解除魔法的方法，兼及其他奇异的事情 / 183

第三十六章

叙述苦老婆子一名脱里法底伯爵夫人的一场意想不到的奇异冒险，兼及桑乔·潘萨写给他老婆德利撒·潘萨的一封信 / 190

第三十七章

续叙苦老婆子的著名冒险 / 194

第三十八章

叙述苦老婆子的灾难 / 196

第三十九章

脱里法底继续讲她那段使人骇异而难忘的历史 / 200

第四十章

讲到有关这场冒险和这部伟大历史所应有的种种事情 / 202

第四十一章

关于克拉咪仑诺的到来以及这个冗长冒险故事的结束 / 206

第四十二章

叙述堂吉诃德在桑乔·潘萨到海岛上上任之前给他的训诫，兼及其他重大的事情 / 212

第四十三章

叙述堂吉诃德给桑乔·潘萨的第二篇训诫 / 215

第四十四章

叙述桑乔·潘萨怎样被送到任上以及堂吉诃德所遭遇的奇异冒险 / 219

第四十五章

叙述伟大的桑乔·潘萨取得了他的海岛以及他怎样开始治理它的事 / 227

第四十六章

叙述阿替细多拉求爱过程中堂吉诃德所遭遇的可怕钟声和猫的袭击 / 232

第四十七章

续叙桑乔在任上的行止 / 236

第四十八章

关于堂吉诃德跟公爵夫人的保姆堂娜罗得里圭兹的一场冒险，兼及其他值得记载和永志不忘的事情 / 242

第四十九章

关于桑乔·潘萨巡查海岛时所遭遇的事情 / 249

第五十章

讲明那些笞打老婆子和拧刮堂吉诃德的魔法家和行刑吏是什么人，兼及那个小厮给桑乔老婆德利撒·潘萨送信到达的事 / 255

第五十一章

续叙桑乔·潘萨的政绩兼及其他有趣的事情 / 260

第五十二章

叙述第二个苦老婆子别名堂娜罗得里圭兹的冒险 / 265

第五十三章

叙述桑乔·潘萨一任总督的艰苦下场 / 269

第五十四章

叙述有关这部历史而无关于其他一切的事情 / 275

第五十五章

关于桑乔在路上的遭遇，还有其他的事情，你看了就会知道 / 280

第五十六章

关于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和小厮托雪洛斯因老婆子堂娜罗得里圭兹之女而起的一场规模宏大，未见先例的战斗 / 285

第五十七章

叙述堂吉诃德怎样向公爵辞行以及他跟那个滑稽而风骚的侍女阿替细多拉之间的事 / 288

第五十八章

讲到堂吉诃德的冒险既多且密，接踵而来 / 292

第五十九章

叙述堂吉诃德遭遇一桩出奇的意外事，也可以当作一次冒险看的 / 300

第六十章

叙述堂吉诃德前往巴塞罗纳途中的遭遇 / 306

第六十一章

关于堂吉诃德进入巴塞罗纳时的遭遇，兼及其他一些不太巧妙却很真实的事情 / 317

第六十二章

叙述一个施过魔法的人头，兼及其他一些不能遗漏的小事 / 321

第六十三章

关于桑乔·潘萨在划船上的不幸遭遇，兼及摩尔美人的奇异冒险 / 330

第六十四章

关于一桩使得堂吉诃德感到莫大伤心的冒险 / 335

第六十五章

讲明白月骑士是什么人，兼及堂革里哥里阿的恢复自由和其他意外事件 / 339

第六十六章

这里讲的事情是读了就会知道，听着就会明白的 / 342

第六十七章

叙述堂吉诃德决计要在那一年之内改行做牧人，过田园生活，兼及其他一些真正有趣的好事情 / 347

第六十八章

关于堂吉诃德所遭遇的毛猪冒险 / 350

第六十九章

叙述堂吉诃德从这部伟大历史开头以来遭遇到的最最新奇的冒险 / 355

第七十章

接着前章叙述一些为了解这部历史所必须知道的事 / 358

第七十一章

关于堂吉诃德在回村途中跟他的侍从桑乔的一些事 / 362

第七十二章

叙述堂吉诃德和桑乔到达他们本村的情况 / 366

第七十三章

关于堂吉诃德在他村口见到的兆头，兼及其他可为这部伟大历史作点缀的意外事件 / 370

第七十四章

叙述堂吉诃德害病，做遗嘱和逝世的经过 / 373

给读者的序言

上帝保佑我！想来你，高贵的或者也许是平凡的读者，现在正在等着看这篇序言，等得好不耐烦了；总以为在这一篇序言里，我对于那第二部堂吉诃德的作者，就是那个据说是出生在托尔德雪拉斯而问世在塔刺冈那的人^[1]，一定会有一番愤慨、谴责和痛骂的。可是老实说吧，我并没有意思要满足你这个期望；因为，虽是由于那种虚怀若谷的人，伤害也不免要激起愤慨。可是对于我，这条通例却不得不容许一个例外。也许你巴不得我把他骂作驴子、疯子和妄人之类，可是我并没有这个意图。让他自己的罪孽做他的惩罚吧；让他细细咀嚼它，就此算了吧。

不过，我所不能不愤慨的是，他竟骂我不该活到这么大年龄，骂我不该失掉我的手，仿佛以为我有能耐可以阻止岁月的迁流，以为我的残废是在酒馆里酗酒斗殴得来的，并不是从那古往今来乃至未来世代都罕见的一次崇高的任务得来的^[2]。而其实，即使我的创伤对于那些偶尔看见它的人不一定会有光彩，那些知道我怎样得来的人是会珍视它的；因为一个军人与其临阵脱逃而苟全性命，总不如战死在沙场显得体面。我还是坚决抱定了这个主张，所以假使不可能的事情竟可以实现，让那种机会重新又到来，我也宁愿再去献身给那伟大的行动，不愿为保全身体的完整而沾不着它的光荣。一个军人显示在他脸上和胸口上的伤疤，就像是明星一样，可以引导人们走向荣誉的港口，激起他们要人称颂的愿心。还有一层也必须注意：人们不是用白发写作，是用识见写作的，而识见是照例跟着年龄增长的。

我又听说他还谴责我存心妒忌，并且当我是个懵懂无知的人，竟还对我讲说妒忌是什么；我呢，说老实话，对于两种妒忌就只懂得那神圣的高尚的和善意的一种。因此，我就不见得会去攻击任何教士，何况他又兼有宗教法庭探讯员的荣衔^[3]。现在我看他所写的东西，似乎是在帮那人说话，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是崇拜那位先生的天才的，并且钦佩他的著作，也钦佩他那些孜孜不倦而且品质优良的事业^[4]。可是，我毕竟要感谢这位高贵的作者，因为他说我的小说里讽刺多于教训，却到底是好的；要是这两种东西不都有一点，又怎么能算得好呢？想来读者总可以承认，我的行为很拘谨，我的态度很谦虚，因为我知道，我们对于那些已经在苦恼的人不应该再加重他们的苦恼；而且这位先生的苦恼一定是很大的了，因为他不敢露脸在大庭广众之中，光天化日之下，却要隐姓埋名，改换乡贯，仿佛他犯了天大的叛国罪一般^[5]。假如你有机会碰到这个人，请你替我传句话，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烦恼，因为我知道得很清楚，魔鬼的引诱是怎么一回事，并且知道，最大的一种引诱就是要一个人觉得自己能够写出并且印出一本书，因而以为可以名利兼收。并且，为了给他证实这句话，请你用谈笑谈谐的口气把这个故事告诉他：

塞维尔地方有一个疯子，忽然想起一桩最最荒唐可笑的事来，竟是普天下的疯子都没有干过的。他拿了一根空心的竿子，把一头削尖了，跑到街上或是别的地方，逮住一条狗，用脚踩住了它的这一条后腿，用手提起了那一条，将那竿子在狗腿根上找个适当的地方插进去，吹得那只狗像个球一般的圆，然后把它举起来，用他的手掌在它的肚皮上拍了两下，丢开了，对那些照例是很多的旁观者说道：“喂，先生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吹胖一条狗是一桩容易不过的事情吗？”那么，先生，你又觉得怎么样？写一本书是一桩容易不过的事情吗？要是这个故事对于他不很贴切，那么，好心的读者，请你把这另外一个告诉他，同样是关于一个疯子和一条狗的：

哥尔多华地方也有个疯子，他有一种习惯，就是在他头上顶着一块不太重的大理石板或者石头，路上碰到那种不留神的狗，就走到它跟前，让那石头一直落在它的头上。那狗吃了亏，叫着嚎着怒气冲冲地逃走，一直跑过三条街还不敢回头看。有一次，那些吃他落石头的狗当中有一条是属于一个帽匠所有，那帽匠很宝贝它。石头落下了，正中那狗的脑袋，打得那可怜家伙直叫起来。它的主人看见了大为恼怒，就拿起了他的码尺，赶上那个疯子，直打得他皮肤里没有剩一根完整的骨头，而且每打一下嘴里叫一声：“你这狗，你这贼，敢虐待我的鬃毛狗！你这野蛮的流氓，难道你没看见我的狗是鬃毛狗吗？”他这样鬃毛狗鬃毛狗地连连叫着，直把那个疯子打成了肉酱然后才放开手。那个疯子受过了他的教训，走开了，从此一个多月没有再在闹市上露过脸。后来他又带着他那套新鲜的把戏回到市上来了，头上顶的石头比以前还要重些。他走到一个地方，看见有一条狗躺在那里，却只将它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回，不敢让那石头落下去，说道：“这是条鬃毛狗呢，当心啊。”总之，不管他后来碰到了什么狗，哪怕它是家犬或者是猎狗，他都说它是鬃毛狗，没有再让石头落下过一回。这样的事情，也许我们那位历史学家也会遭遇到的；从今以后，当他要把他的智慧落进书本里去的时候，他也许会慎重些了，因为书本如果写得坏，那是要比石头还要硬的。

再请告诉他，他恫吓我说要剥夺我从他的书里可望得到的利益，那我看得不值一文钱，却要引用《佩伦登加》^[6]一书里的著名插曲来做答复：我的君王和主人万岁，愿基督和我们大家同在。伟大的勒摩斯伯爵^[7]万岁，他那人所共知的基督教精神和宽宏大度，是我在一切背运的打击之下一径都支持我的。还有那托勒多的大主教培那尔陀·台·桑多华尔^[8]，愿上帝使他那卓越的仁慈心昌盛繁荣。哪怕是，那些为攻击我而写的书多到了《敏哥·瑞服尔哥》^[9]诗中所有的字数，这两位王爷的恩宠也足够保护我了，因为他们都不要我的谄谀祈求，也不要我的恭维歌颂，却是纯然出于他们的善意而自任为我的保护人的。所以我认为，即使幸运由平常的途径把我抬举到她的绝顶高峰，也不会像我这样快乐而且富有。贫穷的人可以受人的尊敬，恶毒的人就不然。贫穷可以掩蔽人的高贵，却不能把它完全埋没。至于美德，即使是在贫困窘迫的境地，也要凭它自己的光辉照耀出来，所以一径会获得尊敬，因而得到那些具有伟大和高贵心肠的人的保护。

此外不要跟他再说什么了，我也不再对你多说什么，不过要让你知道，我所奉献给你的这第二部《堂吉诃德》，是跟它的第一部用同一只手从同一块材料剪裁出来的，而且我要在这里面把堂吉诃德的事情对你说一个详尽，一直说到他逝世埋葬，免得别人再敢对他提出新的罪状，因为已经提出了的那些就足够了。至于一个有些声望的作家，既已把他那套别开生面的愚蠢想法叙述过一番，决计不再提起这桩事，那也就算了。因为东西即使好，太多了也要贬损我们对它的重

视；东西即使很平常，少了倒会显得可贵的。

我忘记了告诉你，我已经快写完《贝雪莱斯》^[10]了，《伽拉提亚》的第二部也不久就可以问世^[11]，再见。

注释

[1] 当本书作者第二部尚未脱稿的时候，有一部伪作先在塔刺冈那（Tarragona）出版了（1614年）。那伪作的作者名阿隆索·斐南德斯·台·阿维拉尼达（Alonso Fernandez de Avellaneda），据说是托尔德雪拉斯（Tordesillas）地方的人。

[2] 作者曾经在勒班多战役受过伤，失去左手。

[3] 这是指洛贝·台·维加说的，他曾于1609年前后任宗教法庭探讯员之职。

[4] 洛贝·台·维加的私生活不谨饬，这话含有讽刺的意思。

[5] 照这段话所说，那个阿隆索·斐南德斯·台·阿维拉尼达是个假名字。

[6] 《佩伦登加》（*La Perendenga*），古代的趣剧，事实上并不存在；佩伦登加可能是当时流行戏剧中的一个人物。

[7] 勒摩斯伯爵（Conde de Lemos, 1576—1622），当时那不勒斯的总督，也是诗人和戏剧家，他对塞万提斯和洛贝·台·维加等作家曾予以庇护。

[8] 培那尔陀·台·桑多华尔（Bernado de Sandoval），塞万提斯曾经得他的资助。

[9] 《敏哥·瑞服尔哥》（*Mingo Revulgo*），一部不知作者姓名的政治讽刺诗，十五世纪中叶所作。

[10] 即《贝雪莱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其实是到1617年才以遗著出版的。

[11] 这个诺言并没有实现。



第一章 叙述神父、理发师和堂吉诃德关于他的疾病的谈话

在关于堂吉诃德第三次出马的这部传记的第二部里，熙德·哈默德·本·因基里讲到那位神父和理发师差不多有整整一个月没有跟堂吉诃德见过面了，为的是怕旧事重提，不免要引起他的回忆。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也不去探望他的外甥女和他的管家；他们曾经去责成她们，要她们当心着他，好好服侍他，拿可口的东西给他吃，而且必须是宜于补心补脑的，因为他的毛病显然是从心和脑两处而来。那两个女人说她们已经这么做了，并且要尽她们的心力，继续这么做下去，因为她们已经察觉到了她们的主人不时露出恢复正常精神的迹象。神父和理发师听见了不胜之喜，以为他们当初让他着了魔，装在牛车里把他送回家——像这伟大而又精确的传记第一部最后一章所叙述——这个办法是想对了。因此他们虽则料想他的毛病几乎没有治好的可能，却也决计要看看他去，试一试他到底有没有好起来；于是他们商量定，绝口不提游侠骑士的事情，免得那还结得非常柔嫩的伤疤又要被他们揭破。

终于，他们去看他了，只见他坐在床上，身上穿着一件绿色粗绒的背心，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托勒多便帽，精瘦而枯干，似乎已经变成一个木乃伊。他很客气地接待他们；他们问起他身体可好，他就把他的健康状况对他们讲述起来，讲得入情入理，并且用上一套十分优雅的词汇。谈

话中间，他们的话头就转到国事和政体上去了，于是讲起某一弊端该纠正，某一弊端该革除，某一习俗当改良，某一习俗当禁绝；这三个人仿佛人人都当自己是个新立法家，竟像里喀古士^[1]的重生，梭伦^[2]的再世。就像这样，他们把整个社会重新铸造过一番，人家要当他们曾经把它投进熔铁炉里去，使它完全改观之后才拿出来的。堂吉诃德对于他们所涉及的一切题目都谈得有条有理，以致那两个观察者确实相信他的病是完全好了，头脑完全清楚了。这一番谈话，是那外甥女和管家都在旁边听见的，她们看见主人已经证明他的头脑恢复了正常，都感谢上天不尽。但是神父改变了他原来那个绝口不提骑士事情的计划，决计要来一个彻底的实验，看堂吉诃德到底有没有复原；于是他一桩事一桩事地谈起来，终于对他讲到新近从宫廷里得来的消息，其中有一桩是大家认为确实的，就是土耳其人正带着一个强大的舰队前来，却不知道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大风暴会降到哪里；又说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因这消息惊惶万状，这种情形原是差不多年年都要有的；又说国王已经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沿岸以及马耳他岛上布置防务了。堂吉诃德听了就说道：“国王陛下为保卫疆土而及早布防，免得敌人来攻其不备，真可算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战士；但是他如果肯采纳我的献策，我就要劝他做一项准备，因为这是陛下目前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的。”他这话才说出口，神父就在心里暗暗地说道：“上帝保佑你，可怜的堂吉诃德！因为照我看起来，你是要从你那疯癫的绝顶一直掉进你那愚蠢的深渊里去了。”那理发师也已发生同样的感想，可还问堂吉诃德，他所认为应做的准备是怎样的一种准备，因为人们对君王的讽谏往往不合时宜，他的献策莫非也属这一类。堂吉诃德答道：“我的好师傅，我的献策并非不合时宜，而正是切合时宜的。”理发师道：“我并没有恶意啊，只是经验告诉我们，人们给陛下的献策，不是全部就是绝大部分不能实行，或者是荒谬的，或者是对于国王和王国有损害的。”堂吉诃德道：“这话对，可是我的献策并不是不能实行，也并不荒谬，而是最最容易的，最最正当的，最最轻而易举，可以嗤嗤立办的，是从来任何谋士都意想不到的。”神父道：“那么你赶快说出来啊，堂吉诃德先生。”堂吉诃德道：“这可不行，因为现在在这里说了出来，明天天亮就要传到枢密院大人的耳朵里去，那我就枉费了一番辛苦，白让人家领了酬谢去了。”理发师道：“我在这里对上帝起誓，你老人家无论是对君王，对呆子或是对天底下任何人说的话，我都不会泄露到外边去；这个誓言是我从那部《祭司外史》里学来的，在那书的序言里，那个祭司就凭这样一个誓言把那偷去三百个比斯托和一头蹩蹩的贼报告国王的。”堂吉诃德道：“我不知道这一部外史，可是我认定这个誓言是靠得住的，因为我不能不相信理发师先生是个老实人。”神父道：“即使他不是个老实人，我也要叫他老实，并且替他做担保，绝不再谈起这桩事情，就像他是一个哑巴，如若不然，听凭你怎样处罚。”堂吉诃德道：“那么谁替你老人家做担保呢，神父先生？”神父道：“我的职业就是我的担保，它是要我不能不保守秘密的。”堂吉诃德道：“那么天啊，国王陛下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该布告全国，让在西班牙各处漫游的游侠骑士限个日期都到宫廷里来集合吗？因为即使仅仅来了半打人，其中也许就有一位能够单枪匹马使得土耳其人全军覆没的。请你们两位留心听着我的话。一个游侠骑士单枪匹马可以杀败二十万大军，仿佛他们大家共一条喉管，又好像他们都是糖酱做成的，这难道是一桩新鲜事儿吗？不是有有多少少的历史书都满载着这样的奇事吗？我且不去说别人，单拿我自己来说，我是多么不幸啊，那著名的堂贝利阿尼斯，或者是阿马狄斯·台·高卢的众多族类，现在一个也不存在了！假如他们之中有一个

活到现在，让他去抵敌土耳其人，那老实说，他是准会马到成功的。不过，上帝总会替他的子民设法，会放下一个人来，即使不如古代的游侠骑士那么刚强，至少也不至于不如他们那么勇敢。上帝是知道我的意思的，我没有别的话说了。”当时他的外甥女在旁边听见这话，就嚷起来道：“啊哟！舅舅又要去做游侠骑士了呢。”堂吉诃德道：“我活着是个游侠骑士，死去也是个游侠骑士；让土耳其人随便从哪儿打来吧，哪天高兴哪天来，无论他们的兵力强大到怎样；我再说一遍，上帝是知道我的意思的。”理发师接着说道：“请你们两位允许我讲个短短的故事，那是从前在塞维尔发生的一桩事情，现在讲起来正合时宜，所以我不得不讲它一讲。”堂吉诃德和神父都允许了他，其余的人也都静听着，他就讲起这么一个故事来：

有一个人因为神志失常，他的亲属把他送进了塞维尔的疯人院里。他是在奥苏那大学得过罗马教法的学位的，不过他即使是在萨拉曼加大学得的学位，大多数人认为他也还是要发疯。这个毕业生被拘禁了几年之后，自己想是好的了，神志完全清楚了；他怀着这样的念头，就给大主教写信，写得情辞非常恳切，理由似乎很充分，说他蒙上帝垂怜，已经恢复迷失的神志，请求大主教把他从这可惨的拘禁地释放出去；又说他的亲属想要侵占他一份财产，才把他关在那儿，看来不管事实怎么样，他们都要叫他一直疯到死的一天为止了。那大主教见他那么多信都写得神志清明，有条不紊，竟被他说服了，就派遣他属下一个神父先去向疯人院的院长查明，究竟这位学士信里说的话是否属实，然后同那疯子本人去谈话，要是看出他的神志确实清楚了，就把他带出来放他自由。那神父奉命而去，疯人院的院长告诉他，说那人仍旧是疯的，因为他有时候说的话像是理路非常清楚，但是说到后来突然会糊涂起来，至少要使得先前那些有理性的话完全失效，这是只消同他去谈一谈就可以试出来的。那神父决计要试验一下，就去同那疯子谈了差不多一小时，那疯子对答如流，没有一句话不连贯，没有一句话像疯话，都显得理路很分明，而且处处都中肯，以致那个神父不得不相信他是精神正常的。他还说到院长存心诬害他，为的是他的亲属给他送过礼，要他说他仍旧是疯的，只是偶尔像是清楚的；又说他处于这样不幸的境地，都是他那一份大财产害了他，因为他的亲属想要侵占它，竟不惜出此诬陷的手段，虽则他蒙上帝的垂怜，已经从兽类回复人类，他们也都装做不信了。总之，他的一番谈话已经使得那院长受了嫌疑，他的亲属显得贪婪而无人道，他自己呢，却是贤明之至了。因此那神父决计要把他带走，好让大主教亲自看看，辨明这件案子的真相。既然有了这样的成见，那位善良的神父就吩咐院长叫人去把那疯子进院时穿的衣服拿来给他。院长重新又劝他要慎重处理，因为毫无疑问，那人确实仍旧是疯的。可是神父已经决心要把他带走，院长无论怎样忠告，怎样谏劝，也终属徒然。院长看看这是奉大主教的命令，只得服从了。他们拿了那学士的一套华丽而体面的衣服来给他穿上。那学士看看自己已经脱去疯人的服装，穿得像个人样，就向那神父请求，要他发发慈悲心，让他去跟那些疯人同伴告一告别。神父说他愿意陪他一同去，趁便看看院里关着的那些疯人。于是他们上了楼，还有一些刚巧在旁边的人也一同前去。那学士走近一个像是笼子一般的房间，里面关着一个疯得很厉害的疯子，当时却正很安静，他就对他说道：“亲爱的兄弟，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办吗？我要回到我自己家里去了，因为我虽然无德无能，上帝却已出于他那无量的慈悲和恩惠，恢复了我的神志。现在我是痊愈了，健康了，因为对于上帝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的。你得大大地信任他、依赖他，因为他已然使我恢复了原状，也会使你恢复原状的，只要你肯信任他。我回去之

后会想到你的，会送些滋补的食品来给你，你可一定得吃；因为我不能不告诉你，我自己经验过的，我们的精神错乱是由于胃里空虚，而脑子里装满了风的缘故。你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在不幸的处境里而精神颓丧，那是要损害我们的健康，加速我们的死亡的。”那学士的这一番话被对面笼子里的另一个疯子听见了，当时他正赤身露体地躺在一条破旧的席子上，就马上抬起身子来，大声问道：“是谁啊，说是已经恢复神志就要出去的？”那学士答道：“是我，兄弟，我要出去了，因为我无须在这里再待下去了；上帝这样照顾我，我真感激不尽呢。”那疯子道：“你说话要当心些，不要让魔鬼来哄骗你；你还不如站在原来的地方，一步不要动，免得徒劳往返。”学士道：“我知道我是完全好的了，不会再有机会去上免罪教堂^[3]了。”疯子道：“你好了！等一会儿看吧，再见！可是我要对朱必待^[4]起誓，因为我就是他那威灵显赫的地上代表，现在塞维尔人当你是个神志清楚的人，把你从这里放了出去，我就为他们这桩罪孽，决计要对这城市大施惩罚，好让后来的人永远都记着，阿门。你这疯癫的小学士，难道你还不知道这是我办得到的吗？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我就是雷神朱必特，我手里拿着烈焰腾腾的霹雳，尽可以用来威胁并且毁灭这个世界。可是我只消用一桩事情来惩戒这些无知愚民，那就是，从我下这警告的这一天这一刻算起，足足要有三个年头，这座城市和它所有的地区将不见雨。你是自由了，复原了，神志清楚了！我呢，还是个疯子，还是糊涂的，还要被拘禁！我就不让下雨，否则把我吊死。”那疯子的这番话，所有旁观的人都很注意地听着，可是我们这位学士却转过身子来向着神父，抓住了他的双手，对他说道：“你不要难过，好先生，不要把这疯子说的话放在心上；因为他如果是朱必特，不让下雨，那么我，涅普通^[5]，一切水的父和神，要下多少雨就下多少，而且什么时候该下就让下。”神父回答道：“可是，涅普通老爷，现在要把朱必特老爷惹恼了可有些不便，所以还是请你在这里待下去吧，过些时候我们得到更好的机会和更多的闲工夫，会再来接你的。”这几句话说得院长和旁观的人都大笑起来，笑得那神父大为不好意思。于是大家把那学士的衣服剥下来，他就只得仍旧待下去，这个故事也就结束了。

“那么，理发师先生，”堂吉诃德道，“这就是你所谓正合时宜因而不得不讲一讲的那个故事了？啊！刮胡子先生，刮胡子先生！谁要打筛子眼里看不出东西，那就真要算是瞎了眼。难道你竟不知道，凡是拿见识和见识，勇敢和勇敢，美和美，家世和家世，来彼此相较量的，总是可厌可憎的吗？我，理发师先生，并不是那一切水的神涅普通，也并没有以圣贤自命，因为我实在不是圣贤。我的目的不过是要世上人相信，他们不让从前那个盛行骑士制度的幸福时代复活起来，确实是错误的。不过呢，我们这个堕落的时代也实在不值得享受从前时代据以自豪的那么大的幸福，当时游侠骑士是以捍卫祖国，保护孤儿，救助弱女，诛锄豪强，扶持微贱为己任的呢。至于现在的时髦骑士，身上穿得绉绉作响的，却并不是铁打的铠甲，而是锦绣的衣裳。古时候，游侠骑士都是全身披挂，露宿荒郊，饱受风霜的；都是脚不离镫，身倚长矛，打个短盹的；现在你看不见这样的骑士了。在从前，有的骑士刚从树林里出发，就爬上一座山，然后再从那里穿到一片荒凉寂寞的海岸，那海里的水通常是波涛汹涌的；在海边，他会见到一只小小的船，没有桨，没有帆，没有桅樯也没有绳索，他却毫无顾虑地投身进去，去遭遇那深海中无时平息的波涛；那波涛时而把他掀到天上，时而把他掷进深渊；他凭着一般勇气，跟那不可抗拒的飓风奋斗，转眼之间，连做梦也想不到，已经离开他上船的地方三千多海里了；于是他跳上了那遥远的